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六九回 阻觀光無端嬰小極 喜同心著意護檀郎

且說章秋谷在家裡頭住了幾天，正要動身到南京去，不想平空的忽然害起病來。原來章秋谷素來怯熱，到了夏間最愛吃那大菜館裡頭的冰忌廉。只說這樣東西□分爽口，到了嘴裡頭真個是涼沁心脾，寒凝齒頰，比那冰水浸的瓜果更覺得爽口些兒。

在上海的時候差不多天天要吃的，吃得多了，未免寒氣凝積在臟腑裡面發洩不出來。

到了秋天一定要啾啾唧唧的害些小病，秋谷也不去管他。此番由天津回來，在船上的時候天氣正是□分炎歎，秋谷晚間睡覺，把那官艙裡頭的玻璃開得直直的，著實受了些海面上的風寒。到了上海，多吃了些冰忌廉。他夫人和陳文仙那裡，檀郎久別，鳳女多情，想來未免要接一接風。

偏偏這一個立秋很早，到了七月二□的那一天，便下了一場大雨，金風蕭瑟，枕簟生涼，把一天暑氣都趕得乾乾淨淨。章秋谷卻就在這幾天之內生起病來。二□□的那天晚上，章秋谷把書籍行李都收拾得停停當當，預備著明晚下船。那裡知道到了二□三早上，章秋谷剛剛起身，便覺得身上有些不自在，眼花頭暈，立腳不定。

章秋谷本來自己也懂些醫道，他太夫人的醫理也狠有些門路的，當下太夫人診了秋谷的脈，知道是發寒熱，便叫他在榻牀上睡下，取了一條夾紗被，和他蓋在身上。

直到夜間兩點多鐘，頭上的熱方才退清楚了，微微的出了一身汗。章秋谷自覺身軀疲乏，吃了一碗稀飯，便也上牀睡了。

到了明天，章秋谷的寒熱又來了，比上一回卻覺得重了些兒。他太夫人等他退熱之後便和他商議，叫他南京不必去罷，就錯過於一場鄉試，下科再去就是了，也算不得什麼事情。依著章秋谷的性情，看著這個舉人進士的功名本來原是可有可無的，所以在天津幾千里路的趕回家來，一定要去鄉試，原為著這位太夫人期望甚深，不容不去。如今聽了太夫人這樣的和他商議，自己也覺得有些支持不住，便對著太夫人道：「雖然錯過一科沒有什麼，但是可以支持得來，還是去的為是。明天只要這個勞什子的寒熱不來，立刻趕上船去，還趕得上學台的錄遺，再遲就趕不上了。」

太夫人笑道：「你就是明天好了，我也不放心叫你一個人上路。你不要把我也當作那班勢利醜態的人，把功名富貴看得□分鄭重。在我心上看起來，看著這個舉人進士倒也是狠平淡的。不過你們章氏世代簪纓，門承通德，不得不在這裡頭圖個出身就是了。」秋谷聽了也笑道：「既然母親決意如此，兒子一定不去就是了。」

太夫人又笑道：「若是我一定要逼著你扶病出門，不要說別的，只你這兩位夫人只怕心上就要不快活了。」陳文仙在旁聽了，微微含笑，也不作聲。秋谷也笑道：「這個他們怎敢？」說著，太夫人見秋谷有些疲乏的樣兒，便吩咐了陳文仙幾句話，叫他好好招呼，自己便回房去了。

那裡知道章秋谷的這個寒熱發得甚是蹊蹺，吃了幾服藥，非但不見一些兒功效，倒反的一天重似一天起來了。上一次的餘熱未清，接著第二次的重寒又至，到了後來竟是熱得發狂譫語起來。只把一個章秋谷的夫人和陳文仙嚇得個魄散魂飛，六神無主，只說這樣的病熱是有些尷尬的了。兩個人衣不解帶的晝夜伏伺，卻一天到晚的愁眉淚眼，著急非常。還是章秋谷的那位太夫人，見了章秋谷這般病勢，雖然心有些焦躁，卻究竟在脈理上有些把握，知道這個病是沒有性命之憂的。見了他們兩個人急到這般模樣，免不得安慰一番，叫他們不要著急。這兩個人聽了略略放心。

章秋谷整整的病了兩個禮拜，方才寒熱來得輕些。他夫人和陳文仙兩個卻整整的伏伺了兩個禮拜，這兩個禮拜裡頭茶飯無心，夢魂不定，真累得這兩個花容憔悴，神采疏慵。

這一天章秋谷睡醒熱退，睜開眼睛在牀上四圍一看，只見他夫人坐在牀沿上，拉著他的手緊緊的貼身坐著。陳文仙卻坐在裡牀，捏著一隻粉團一般的拳頭輕輕的和他捶腿。見秋谷睜開兩眼，他夫人便連忙把手到他額上去試了一試，覺得餘熱已退，便問道：「你這個時候心上覺得怎麼樣？」秋谷道：「這個時候倒覺得很爽快。」

他夫人便去倒了一杯溫涼可口的洋參茶來。秋谷覺得寒熱已經退了，便一谷碌在牀上坐起。他夫人連忙要來扶他，秋谷搖頭不要，接過洋參茶一飲而盡。陳文仙對著秋谷笑道：「你寒熱才退，再睡一回兒養養精神也好。」秋谷道：「這個時候我覺得精神很好，頭目清涼，坐一回兒不妨。」

說著便抬起頭來看了他們一會，覺得他夫人和陳文仙兩個人的臉上比以前瘦了好些，狠有些楚楚可憐的豐致。從前是紅襯湘桃，花呈妙靨，如今卻是六銖衣薄，掌上身輕了。秋谷知道自己寒熱來得利害的時候，他們兩個人都是通宵徹旦的伏伺，心上□分感激，卻對他夫人和陳文仙笑道：「我害了□幾天的病，把你們兩個人都累壞了。多謝，多謝！我心上感激得狠！」他夫人聽了，握著他的手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真正謝天謝地！如今巴得你漸漸好起來，我們已經心滿意足的了。你生了病，我們伏伺你，這是我們做婦女的分內事情，那裡當得你這般客氣？難道我們還用得著客氣麼？」說著不覺一笑。

陳文仙也道：「如今你的病漸漸見輕，真是大家的運氣。那幾天寒熱來得最重要的時候，昏迷不醒，連人都認不得，真是人都嚇得死的！我生長二□歲，還是第一次受著這般的驚嚇。如今我們雖然一般在這裡伏伺你，心上卻是□分寬暢。比不得那幾天，真是急得上天無路，人地無門，替又替你來。吃了藥下去，仍沒有一些兒效驗。你想那個時候，怎樣的叫人不要著急？如今幸而天地保佑，祖宗靈感，你的寒熱也漸漸的退了，病也漸漸的輕了，我們心上一塊石頭也落下地了。至於你為著我們在你病中伏侍了你，你平空的忽然的和我們客氣起來，那是再也不敢當的。」

只要你以後處處自家保重身體，不要叫老太太和我們耽驚著急，我們就是不論怎麼樣，心上也是高興的。辛苦些兒算得什麼。」說著，也是橫波一笑，目光澄澄的看著秋谷，好象要說什麼話兒，卻又沒有說出來。秋谷聽了陳文仙的這一席話兒，自然點頭道是。他夫人聽了，也不由得連連點頭道：「二妹的話兒一些兒都不錯，你以後自家要保重些兒才是。」

原來秋谷的這位夫人自從陳文仙進門之後，見他和婉非常，溫柔有禮，兩下談論起來竟是二□四分的好。陳文仙雖然不敢越分，這位秋谷夫人卻早已和他姐妹稱呼的了。當下章秋谷聽了他夫人的話，也不開口，只把頭略略的點了一點，卻把左手挽了他夫人的手，右手握著陳文仙的手，三個人六隻眼睛，就如閃電流光的一般，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深深凝睇，脈脈含情，大家都覺得有無限的深思厚愛，在眼光中間流露出來。三個人無言相視了一回，秋谷覺得坐在牀上不耐煩，便跨下牀來走了幾步。陳文仙恐怕他病後力弱，連忙拉著他的右手，緊緊的貼身扶著他。

章秋谷也覺得頭目森然，腳下無力，便隨意躺在榻牀上，和他們兩個人講些閒話。

一會兒，太夫人走過來看他，見他精神甚好，也自歡喜。

自此以後，章秋谷又在家裡頭一連養了半個月的病，方才精神復舊，二豎潛逃。

這半個月裡頭在家裡沒有事情，一天到晚除了陪侍太夫人講些閒話之外，成天的只和一妻一妾相對，喁喁對語，款款相偎，纖手扶搔，芳心熨貼。茗碗藥爐之畔，攬和著許多的粉量脂痕；添香伴影之宵，平添出無限的幽歡密愛。章秋谷雖然在家養病。卻倒享受了許多的豔福。從此以後，章秋谷和妻妾的恩愛平空的又添了幾分。

到了中秋節後，章秋谷已經照常出門。辛修甫和王小屏兩個聽了秋谷病癒，便兩個人同著來看他。秋谷和他們談了一回，辛修甫和王小屏為著他錯過了鄉試，甚是替他可惜。修甫道：「如今鄉試改了策論，你是向來留心古學的，一定可以有些把握，可惜你又偏偏生起病來！」王小屏也道：「你這一場病生得真是湊巧，早不生病，遲不生病，偏偏的正在那幾天錄遺的時候生起病來，眼看著一個舉人生生的送掉了，豈不可惜！」

秋谷笑道：「承你們兩位這般關切，足見盛情。但是據我想起來，現在的這般時局，國勢阽危，前途黑暗，這個舉人就使中了，也沒有什麼道理。我的性情你們是知道的，本來不把功名不功名的事情放在心上，就是錯過了也算不得什麼。」辛修甫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但是如今這般勢利卑鄙的時代，中個舉人卻要占無數的便宜，你也不要將舉人看得這樣的一個大錢不值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你們兩位都是舉人出身，我也不是把舉人、進士看得一文不值。但是一個人的聲價，是從學問經濟上來的。一個人只要有了真學問真經濟，就不中舉人、進士，他的聲價也不見得就會低些。那一班沒有學問的飯桶，就是中了舉人、進士，依然還是一個庸庸碌碌的飯桶。」

照這樣看起來，這個舉人又何必一定要中他呢？」正是：
高談驚座，春生舌本之蓮；往事如煙，腸斷秋娘之淚。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待下文交代。